



編者：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 地址：北平西單舊刑部街二十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日出版

張學良氏返國

全林

華北緊張時毅然下野的張學良氏竟于內亂方興的今日，重返故國，實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張氏此次漫遊意德，對於兩國之建國復興精神，必有極深刻之印象；此印象將來造福國家，當非淺鮮。同時，張氏在國外，親觀各國競業，努力于自身國防之安全；回國內又目擊各方泄泄沓沓，正從事于自身國運之摧殘；張氏有心安能無動于中？！

回憶張氏之去國，就其個人言，實爲不幸中之大幸。蓋張氏雖「不抵抗」，然「不抵抗」程度實有甚于張氏者。從前「責罵」張氏者，現在多一變而爲「亮解」。此中原因，自不待言。這是張氏個人去國後的收穫。

憑良心說，我們老早就希望張氏返國。但是我們要聲明：我們的希望張氏返國，並非爲我們的個人地位着想，乃是爲東北的整個前途着想。喪家之犬的我們東北人，只想待機爲國家犧牲，至

于升官發財的迷夢絕對不在我們腦海中存在。我們所時時刻刻念念不忘的，惟有一「何日收復東北？」而真正具有收復東北能力與堅決意志的領導人，曠觀國內寥若晨星，舍張學良其誰屬。

最後我們希望：張氏處處以民族利益爲前提，對內應保持已往「維持和平」與「擁護統一」的光榮歷史，對外應貫徹收復失地的主張。張氏其勉旃！

第 十 二 期	
張學良氏返國	全林
從軍隨筆	非非
最近義勇軍情形	記者
最近偽國政情	記者
日本在東北軍政	記者
經濟機關之調查	記者
光榮的死(續)	雪峰
藝叢	白苔

從軍隨筆

非非

一，有氣節不在有智識

當我在康莊上車赴包頭去的時候，有山東梁孝廉，已先在車中，彼此相見，通過了姓名以後，因談起現在的世道人心來。梁對我說，在清光緒某年，予（梁自稱）與舉子十數人，入都鄉試，道經滄州，每人僱一跨車（單輪人力車，在山東河南一帶，多用以推物，或推人者）乘坐，車夫稱舉子為「老爺」途中有一車夫問舉子道，老爺！您貴姓？舉子答道，我賤姓「秦」。車夫開言，立時將車停住，變喜為怒，正言厲色的喊道，你快下去罷！吾不推你去了。舉子問道，你因為甚麼半路不推我了？車夫道，你姓「秦」我姓「岳」咱倆是仇人，決不推你了！車錢吾也不要，你快去快去。當時經衆舉子說和，車夫始終不依，立時自己推車走開了，聞者無不驚嘆。

我看南「宋」時「岳武穆」被「秦檜」譏害的故事，由「宋」到「清」八百多年的歷史了，並且姓「秦」的，未必全是「秦檜」的後人。姓「岳」的也未必全是「岳武穆」的後代。車夫本是一個無知識的人，又最貧苦，竟能這樣有氣節，寧犧牲自己血汗掙來的車錢，絲毫也不遷就，真值得令人佩服。

再看看現在叛國合賣國的這些逆賊，那一個的智識，不比車夫高的多多？可是一見着利己的事，就是亡國滅種

，也要幹的，與車夫比較起來，能無愧死？即號稱軍政要人，還不時與倭奴坐在一處吃大餐，喝白蘭地，作媚作笑，討仇人的歡心呢！若是見着這段車夫的故事，不知應作如何感想耶！

二，泰安同胞懲貪污的妙法

余於十二月初作包頭之遊，中途邂逅山東梁翁者，（前清孝廉係馮玉祥之師）自泰安來，談及該縣西門內有包公祠（包拯）祠前有鐵人一，踞門左，周身皆鑄字詳閱之，乃其罪狀，蓋此人於民國初年任該縣知事，暴斂虐民，貪贓數十萬貫，泰安民衆恨之刺骨，申訴無由，於是全縣每家出錢一文，以鐵鑄像，置於縣之西門內包公祠前以辱之，凡過其前者無不指而訾之，或打楚之以洩憤，該縣長聞之無可如何，憂愧成疾，喉瘖癱疾，子孫不肖，不數年將貪囊中之造孽錢揮霍一空，縣長一病不起，後有某軍官移防來縣，見鐵像乃其瓜葛之親，大怒，將鐵像投淵中，又究首倡鑄像之人，株連甚衆，邑人大譁，共訟之，某軍官理屈，深受上官斥責以違反民意，不久移防他處，邑人又出鐵像於淵中，仍置原處，并誌某軍官之暴行。嗚呼，值此亂世，法令不行，紀綱不振，爲官吏者當以該縣長爲戒，爲民衆者當以泰安同胞爲法，爲軍官者尤不可越職干涉民事，寄語貪官污吏，睹此可以休矣！

最近義勇軍情形

記者

石頭城義軍集結

擬向三角地帶活動

遼東義軍首領鄧鐵梅部下某部，在鳳城縣第二區石頭城附近，集結二千餘人，擬橫過鐵道向三角地帶進行，日偽軍得報，正在嚴密警戒中云，（鳳城特訊）

奇襲保線丁場

獲槍數枝

鄧鐵梅部某部四十餘名，於十二月三日午後十一時三十分奇襲安奉綫丁場當警廳該場滿鐵警備員（日退伍軍官出身）二名，重傷二名，獲槍數枝，安然向山中退去，四日晨零時十分，駐高麗門日裝甲列車得報，急駛往援，同時電調鳳城日本警官隊應援，已不明蹤跡云，（鳳城特訊）

吉林義軍活躍

日偽軍疲於奔命

義軍五省率部二百餘名活動於安圖縣城北方四十里小黃泥河一帶，偽駐防臨江縣混成第七旅司令部得報，派步兵兩連，携迫擊砲一門，機關槍一挺往攻云，

(3)

雙勝，玉山好等率部七百餘名，游動於板石河子一帶，十二月一日派隊四百餘名，侵入五台山之王家店，將濛江縣長及日指導官與保護之鞍馬部隊包圍，激戰甚烈，偽臨江縣駐軍第七旅司令部得報，急調步兵兩連，携迫擊砲一門，趕往應援，義軍始退云，吉林各部義軍，因前次日偽軍大舉清除，多化整為零

，分別潛伏，近以日偽軍各還建制，又多乘機再起活躍甚力，聞日偽軍又將調兵，舉行清除，計劃分爲四個區域一，吉林南部地區，責成偽吉林教導隊與各該地駐軍負責，二，東邊道一帶，爲日偽軍，（番號不詳）三，哈綏綫一帶爲日偽軍，（番號不詳），四，哈滿綫爲日偽軍，（番號不詳），（吉林特訊）

孫朝陽舊部劫車

燬汽車一輛死日人三名

孫朝陽氏被捕以後，其部下報仇心切，活躍異常，十二月十一日於木蘭縣西方，將日營哈爾濱大同長途汽車公司，正在行駛中之長途汽車，包圍攻擊，斃司機及乘客三人，（均日人），並將該車其他乘客七名綁走，汽車焚燬云，（哈埠特訊）

哈滿綫義軍再起

安達日騎兵幾覆斃

黑省義軍，最近鑒於日俄雙方，均配備重兵，情勢緊張，故又乘機再起，某部，（不詳）已集結部隊數百名於哈滿綫西方，十二月十八日安達日騎兵八十名前住剿除，死傷甚衆，幾至全部覆斃，得昂昂溪日守備隊之急援，始獲解圍云，（昂昂溪特訊）

遺骨歸國

望斷閨中少婦

十二月十六日，南滿軍中裝來兩批日軍遺骨，均爲近周內戰死者，計由哈爾濱

(4) 上車六十一名，(第十師團)由長春上車五十六名(番號不詳)尚有保護及建築拉賓路遺義軍擊斃者七十九名，統計一百九十六名，於此可見我東北義軍活躍之成績矣，(大連特訊)

強築拉賓路之

日偽軍犧牲數量

日方宣傳未可信

日

人積極興築之拉賓路，業於十二月十六日(一九三三)舉行通車典禮，據日人報告，該路建築以來，累經匪軍(?)襲擊，幸告完成，統計死傷警備員兵及工匠頗多，詳細分晰如下：

包工人——死日人五，負傷日人三，華工三，警備員——死偽軍官八名，負傷日軍官一名，

最近偽國政情

施行指紋法戶籍

▲防範我國人較朝鮮尤酷▼

日

人一手造成偽國，大權獨操，深感東北人士，民族性強，不斷予以反抗，除積極實行警察制度，十家連坐，及準備以日人充任村長外近已準備於今年六月一日起施行指紋法戶籍將先於重要城市進行云，(瀋陽特訊)

守備兵——死日軍四四，負傷日軍三，偽軍二十二名

(哈爾濱特訊)

二簡報二

朝

鮮革命軍某部約廿名於十二月四日午前十一時於通化西方將日人經營之通化與京間長途汽車襲擊斃日人乘客兩名云

奉

天日本警察署於十二月七日在南滿車站附近某華人住宅搜獲手提式機槍三枝現正在設法偵查逮捕人犯云

十日

偽軍於十二月八日與磐石義軍交戰死偽連長一十兵三名日軍官一名云
二月九日午後六時三十分賓北綫之混合列車脫軌八輛傷日人十一名聞為某特務團體所破壞云。

記者

偽國道劃區經營

▲計分四個區域▼

偽

國道局自積極興築東北各路以來，成績日著，重要幹路，大多完成，均能行駛汽車，除將與鐵路平行道路，委託鐵路總局經營外，劃分四個區域，一，安東區，二，長春區，三，山城鎮區，四，哈爾濱區，配置汽車一百五十輛，今年元月行駛，開始營業云，(瀋陽特訊)

陽特訊

錦州棉花地增加

▲日棉花資源解決之先聲▼

遼

寧省錦縣，向植棉花，原有棉地八百餘田（按一田合十畝）年可產八十萬斤，去年（一九三三）經日人督促散放棉籽於農民限令種植已增加棉地至一千五百餘田，收穫棉花一百四十萬斤，價值十三萬五千元聞今年（一九三四）凡鐵道附近，不准種植高粱一律均種棉花，可增加棉田至八千四百餘田云。（錦州特訊）

偽與安總署更替次長

▲調任依田少將▼

偽

政府將與安總署次長更替，調任依田少將（按依田任日軍混成旅團長，於日俄戰爭時代，充日軍駐滿州里特務機關長，爲俄國通，對於我東北情形知之甚詳，九一八之變，助多門第二師團長，共同活躍，此次調任與安總署次長，可見日本對俄之態度與注視也。）（長春特訊）

準備派遣

第三次警官隊

▲東北警界大起失業恐慌▼

偽

國警務，完全爲日人主持，業已兩次分派大批日籍警官，赴各重要市城警務機關服務，最近

準備派遣第三次（正在訓練中）警官隊，目的地爲沿奉海線東邊道一帶，如桓仁寬甸柳河興京等地，人數約三百名今年（一九三四）四月中派遣，服務于偽國警界者咸大感失業恐慌云。（瀋陽特訊）

簡報

▲旅大兩地於十二月十六日，檢舉共黨五十三名，

▲偽國道局長藤根氏去職，直木繼任，（直木係日本有名之工程家）

▲日政府恩給勳位於中日事件之參加者與中日俄兩次戰同，

▲日本國債突破八十億元，

▲拉賓線完工今年（一九三四）一月十日正式營業，

▲日陸軍中將佐藤及武田二氏，新由日本來到東北，聞將充任日本正在編制中之守備隊司令，

▲偽組織對於國產品輸入東北，概征重稅，祇茶葉一項已增稅至百分之三十五致各種國產物品，來源杜絕，

▲日人自佔據我東北後，積極鼓勵其國人投資開發，予以種種便利，祇長春一市已增加日商二百餘家，資本總額，日金一八八，五〇〇，〇〇〇元云。

▲日軍部最近決定採用新軍刀係仿日本古代陣太刀之式樣，廢除指揮刀云。

日本在東北 軍政經濟機關之調查

記者

組織系統及主要人口

一、日本帝國特派全權大使府

大使陸軍大將

菱刈隆

特務部部長

陸軍中將

小磯國照

交通部監督部長

大村卓一

特派全權隨員

主席參事官

川越茂

三、關東廳

長官陸軍大將

菱刈隆

總務課課長

一等書記官

栗原正

長官官房

秘書課課長

鹽原時三郎

政務課課長

一等書記官

米澤菊二

人事課課長

御影袖人雄

課員

三等書記官

花輪三次郎

文書課課長

鹽原時三郎

通商課課長

一等書記官

松島鹿夫

調查課課長

水谷雄秀雄

課員

三等書記官

柳谷秀夫

外事課課長

(不詳)

情報課課長

領事兼

森島守人

內務局局長

地方課課長

日下辰水

課員

二等書記官

朴出賢次郎

學務課課長

安永登

警務課課長

警視

末松吉次

農林課課長

田邊秀雄

二、日關東軍司令部

司令官陸軍大將

菱刈隆

參謀部參謀長

陸軍中將

小磯國照

副官部部長

陸軍中將

小磯國照

兵器部部長

砲兵大佐

富岡辰次郎

經理部部長

主計總監

佐野會輔

軍醫部部長

軍醫監

伊藤賢三

獸醫部部長

一等獸醫正

田崎武八郎

法務部部長

法務官

大山久男

警務局局長

警務課課長

森本勝己

高等課課長

伴東

保安課課長

伴東

衛生課課長

山口倭太郎

財務局局長

刑事課課長

寺尾壯吾

經理課課長

西山古內

理財課課長

松奇憲司

稅務課課長

橫山龍一
橫山龍一

四、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監理陸軍大將

菱刈隆

總裁伯爵

林博太郎

副總裁

八田嘉明

理事

伍堂卓雄

十河信二

村上義一

山西恒郎

竹中政一

河本大作

大淵三樹

山崎元幹

馬越恭平

監事

顧問

大橋新太郎
富源太郎
男爵思波忠三郎

山之內一次
水谷光太郎

理事兼總務部部長

山西恒郎

理事兼監理部部長

竹中政一

經理部部長

(不詳)

理事兼鐵道部部長

村上義一

理事兼商事部部長

十河信二

理事兼經濟調查會會長

十河信二

顧問兼技術局局長

斯波忠三郎

理事兼長春駐在員

河本大作

理事兼東京支社長

大淵三樹

奉天事務所長

宇佐美寬爾

哈爾濱事務所長

宇佐美寬爾

理事兼煤礦礦長

伍堂卓雄

理事兼昭和製鋼所所長

伍堂卓雄

光榮的死 (續)

孫雪峯

(7) 這時突然一陣悠揚的鐘聲，斷斷續續的由神殿內衝出，悽悽的聲音，好像替狂濤奏着離別塵世的喪樂，同時狂濤的靈魂，便碎斷了束縛的繩鎖，躍開了壓迫的石塊，隨着嫋嫋的鐘音，乘着呼呼的朔風，脫離了負創的殘殼，向自由平等和樂融融的天國裏邊飛去了！

時序頻更，流光如箭！狂濤；我和你最後決別，覺得好似轉瞬間，恍如目前；但現已階堆落葉離滿黃花將近一年了！在這一年的過程中，狂濤，我萬分的對不起你，我不應該違背了你臨死的諄諄勸告；離開了烽烟戎馬的生活，拋棄了抗日殺敵的工作，踏上了飄泊的途程，邁進了墮

落的深淵！將從前的凌雲壯志，過去的奇妙理想，完全自動的無形中消滅，化歸烏有。但是狂濤；我並不是甘願放棄了我光燄萬丈的前途，趨向那渺茫迷離的歧路，是因為受惡劣環境的逼迫，兇暴殘酷的驅逐；所以纔乞食天涯，託足異地，來飽嘗世人殘酷的鄙視，享受週圍猙獰的譏笑，但是我現在還絕對的相信；我的血依然是在激盪着，我的心仍舊是在跳動着，在被悲憤充盈的腦海裏邊，還依舊的深刻着；『誓驅倭寇，還我河山』的八個大字！唉！祇恨哪；楚歌四面，兩手空空，惟有徒喚奈何而已。

狂濤；自你死後，我便飲淚含悲的離開了美麗的故鄉，可愛戀的東北。如狂風驟雨中的飄蓬，似驚濤駭浪裏浮萍，漫無目的，毫無主宰的飄流到了江南！在妖氛籠罩的魔窟，肉慾橫陳的上海，糊裏糊塗的消耗了四個月的大好時光。唉！那可咒詛的四個月呀，便是我頹唐不振的起始，在那個期間；我看穿了一般政治舞臺上吹牛拍馬的官僚假面具，我認清了一般手握兵權的剝民肥己的軍閥之心理，我卻受了碧眼黃髮的洋人威風凜凜的氣概，我見着了爲虎作倀的奸商搖尾乞憐的怪態。我憎恨醉生夢死追蜂逐蝶脂粉叢中的青年，我厭惡嬌妖嬈娉婷啓齒賣笑烟花隊裏的魔女！我咒罵兇如虎豹的紅頭阿三，我憐憫匍匐號飢的馬路乞討。我……總之；整個的上海，簡直是人生墮落的活地獄！奸淫欺騙的大熔爐！在當時我精神上所受的苦惱，所受的刺激，真是沉痛萬分，比引首受刑法場上的罪犯猶甚數倍！狂濤！我曾於春雨纏綿的午夜子立樓頭遙望故鄉而臨風雪泣，我曾於熹微的早晨徘徊在芳草萋萋垂楊纓纓的塚畔而仰天狂嘯。我曾將倭奴的殘辣手段！高壓政策，暨

東北民衆所感受的痛苦，所遭逢的凌辱，向我們的貴國同胞申訴，唉！孰料他們竟漠不關心的報以慘淡的微笑，毫無熱烈的同情！狂濤！你在那九泉之下，驟聞此語，亦必要失聲一哭吧？

狂濤；忘掉了沒有？去歲初秋七月間的夜晚，我們在隨風搖曳不定的高根地裏，被潔如冰盤的月兒照着，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臥着，四圍的景物，如萬紫千紅的花園一般美麗。催眠的睡神，駕着習習的微風飛上了每個人的眼簾，俄頃間酣睡的聲音四起，將死沉沉的寂寥大地沖破了！你我因被戰馬的嘶門聲所擾不得安眠，遂索性離開了高根地；踏上了荒蕪青蔥的草原，攜手並肩默默的踽踽着，那時我真覺得飄飄欲仙，感到了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經過了很久的沉靜之後，你驟然的露出來了很莊嚴的態度，鄭重的對我說：『寒梅；你澈底了解我們這次抗日的意義沒有？若想以我們這幾百戰鬥器不精利的同志，和其他素無聯絡的義勇軍，把日本驅除，奪回東北，那是一種想幻不可能的事情！我們的目的，我們的工作；便是擾亂他的治安，破壞他的交通。待關裏出兵和他正式開仗的時候；我們便從後面向他襲擊，使他發生內顧之憂，弄得首尾不能兼顧，那時日本必要失敗的被我們殲滅。我相信關裏是一定要出兵的，絕不能把東三省的領土，輕輕放棄，忍心看三千萬的民衆，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祇恨我們看不見報紙，大約關裏現在正準備着出兵呢吧？或許已竟和日本開仗了！寒梅；你相信不！』狂濤；當時我聽完你這一番有計劃的議論，真令我欽佩萬分，五體投地。在貯滿悲憤的心田裏，突然間生出了一朵希望的鮮花，奇幻的腦海

，好像覺得日本已被我們打敗，一個個盡丟槍拋砲抱頭鼠竄的向東京逃去！唉！教科書竟和實際相背而馳；日本現在還如虎狼般盤踞在我們的家鄉！但是呵；熱河省又相繼着脫離了中國的版圖，投到了倭賊的掌握之中了！狂濤；大約你時常的佇立在望鄉台上向長城以南引領遙望吧？遙望那出關抗日的軍隊，遙望那北上驅寇的飛機。狂濤，如果你真這樣的話；我請你趕快把這種不能實現的希望打消，莫再徒生無味的憤憤了！中國的軍閥，對內盡皆勇敢善戰。因欲廣充個人的勢力，便爭城奪地，互相殘殺！對外則抱定門羅主義，如不侵凌到他的管轄區域之內，是決不會抵抗的。況遠隔關山的東北，被強蠻日本佔領，彼等又何敢多此一舉呢？狂濤；我祇恨去冬未被炸彈轟炸，和你同歸于盡，齊渡大羅天上，作一個浪漫不羈無憂無慮的遊魂，遊覽着世界上秀麗的湖海，幽嫺的山川，這是何等

襲擊

在一個初春的時候，陽光照照着，雪也鬆軟了，小河裏的水，也經過了長期的奮鬥，沖破了薄冰在流動着，運輸車在路上也不會「格格吱吱」的響了，裸體的枯枝，在遙空裏浴着春光，在秋季曾經枯乾的荒草，渡過了這大病似的嚴冬之後，又恢復了他的生機，盡情的吸着春氣。

(9)
在這大自然籠罩下的村，經過了幾次砲火的摧殘，它那密立蜂巢般的房屋，差不多有四分之三被燒掉了！現在祇剩下了黑紅色的土牆，哭喪的立着，雖然有一部分又經農氏草草的建築了房蓋。

這村的北面，是兩個連接的山，山上站着幾個哨兵，

清開面高雅的舉動。唉！可恨我而今猶在這荆棘叢生的社會，裡種血污的人間！

狂濤；現在我如斷梗殘荷般已飄流到了氣象消沉的北平來了！在這裏會着了我們東北砲火堆中逃脫的親愛同胞。又聽到了我們故鄉慷慨直爽的說話音調，他們熱烈的握手，醫好我斷碎的心弦；他們英武的氣概，趕跑了我頹廢的形態！我從此要振作起來了，負起了我的責任，狂濤！你在天之靈，亦應當歡欣鼓舞的替我祝禱，為我恭賀吧？

驀然一陣旋轉的狂風，將樹葉兒吹得飄揚不定，一片片的擊在我的臉上，把幽默的沉思，悲哀的往事，驚破了！這時娥眉的彎月，已無影無踪了。祇有閃爍的點點燦星，猶蹲在魚鱗般的雲幕後邊，一眼一眼的向黑暗沉寂的大地窺探！

(完)

白茶

左顧右盼的瞭望，村的街上，院內，都有幾個黃瘦的村民和小孩，牽着好多背好鞍子的馬，慢慢的走着，蹣跚着。

村裏佈滿了馬糞氣，和屋內衝出來的吹霧氣混做一團，也不知是香是臭，祇能使這村中格外的迷離，一些帶着武器的農民——義勇軍——都走到碧綠平鏡的池塘邊去，在土壤上，地上，坐着，談着，吸着煙。

傳達兵在馬羣中飛快的跑着，到各處傳達集合的命令，沒有幾分鐘後，這一些帶着武器的人都飛快的跑到一個大的廣場去，整齊的站着，在這隊伍的背後的空地上，都被頭髮，眼睜，耳朵，鼻子織成了一幅萬頭蠕動的圖畫。

